

用民族植物学观点分析黎族与植物资源的关系

甘炳春, 李榕涛, 杨新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 海南 兴隆 571533)

摘要: 用民族植物学观点, 探讨黎族人在适应环境、生产方式、传统民居、生活用具、民间工艺、民族医药、布料制作、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等方面与当地植物资源的关系, 分析了黎族人民对植物资源的认识、利用和保护方式。分析认为, 黎族人一直居住在热带森林地区, 植物资源在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们在利用植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黎族人的许多传统知识和经验对当今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仍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 黎族; 民族植物学; 植物资源

中图分类号: C95-05; Q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978(2006)04-0062-05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Nationality and plant resources on viewpoint of ethnobotany
GAN Bing-chun, LI Rong-tao, YANG Xin-quan (Hainan Branch Institute of Medicinal Plan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Xinglong 571533, China), *J. Plant Resour. & Environ.* 2006, 15(4): 62-66

Abstract: Based on viewpoint of ethnobotany, the relationships of plant resources use in acclimatization, production ways, traditional dwellings, living tools, folk craftworks, ethnic medicines, cloth productions, religion believe and nature admiration with Li Nationality were discussed. And the ways of knowing, using and protecting in plant resources by them were analyzed, too. It was considered that people of Li Nationality had been living in tropical forest area, plant resource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life. They possessed a lot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using plants and had created colorful ethnic culture. Now, many of their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still have important values of research and reference for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lant resources.

Key words: Li Nationality; ethnobotany; plant resources

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内容除包括民族对植物的经济、药物、生态和文化方面的传统知识和经验, 利用植物的历史、现状、特征和动态变化过程, 以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对植物与环境的影响外, 还要探讨植物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1]。中国的民族植物学除上述研究内容外, 还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农村发展和山区扶贫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国内外同行的重视^[2]。

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土著民族, 定居在海南岛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据第五次中国人口普查统计, 黎族人口有110多万, 占海南省总人口的16.41%。黎族主要聚居在五指山、保亭、三亚、陵水、琼中、乐东、东方、昌江和白沙民族自治市(县),

部分散居于万宁、儋州、澄迈、屯昌、琼海和定安等地。根据语言和文化特征, 黎族被划分为哈、杞、润、美孚和赛五大方言区^[3]。黎族先民是典型的森林民族, 热带雨林是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也是其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笔者应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和对黎族群众的调查访问, 收集黎族在植物资源利用方面的相关经验和知识, 进而对其进行初步的归纳整理并加以论述, 以揭示其在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等方面的价值。

收稿日期: 2006-05-26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学技术专项(04-05ZP52)

作者简介: 甘炳春(1956-), 男, 海南琼海人, 学士,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的研究工作。

1 生存环境条件和原始 生产方式与植物资源的关系

海南岛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四周环海,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岛内中间高四周低,以山地和丘陵为核心地貌,海拔1 000 m以上的山峰有81座,以中部的五指山为最高峰,海拔1 867 m。全岛有河流154条,呈辐射状由中南部山地向四周流入大海。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达1 500~2 000 mm,东部及中部达2 000~2 800 mm。昼夜长短变化小,日光照射强度大,年均气温22℃~26℃,热量丰富,四季无冬^[4]。

在远古时代,海南岛为热带森林所覆盖,公元前100多年,全岛森林覆盖率为90%,1933年原始森林的覆盖率仍为50%。岛内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仅维管束植物就有4 680余种^[5,6]。岛上花果终年不断,绿叶四季不败,是各种野生动物繁衍生存的良好场所。

黎族迁移到海南岛之初居住在沿海地区,但由于历代政治、经济和民族间的矛盾冲突等原因,使大部分黎族人被迫从沿海地带退居至五指山腹地。五指山地区群山相拥、森林茂密,林中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且繁殖、生长迅速,各种动、植物唾手可得,丰富的资源和稀少的人口使黎族先民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资源的相对减少及生产工具的出现,特别是“钻木取火”技术的发明,黎族人开始开垦荒地,种植旱地作物,进行农业生产,即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这是黎族人除狩猎和采集外维持生计的另一主要生产方式。

黎族人称刀耕火种为“砍山栏”,即砍伐林木种植山栏稻(即旱稻)之意。刀耕火种仅以砍刀和尖木棒为劳动工具,砍伐时,只砍小树和大树的小枝,土地不翻耕,不施肥,作物播种以后,不需太多管理,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阳光雨水能保证作物生长良好,并有一定的收成。土地种植作物1~3 a后,丢荒10~20 a,待森林植被恢复后再重新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保持平衡和良性循环是原始农业得以生存的前提条件。因此,传统的刀耕火种方式并非乱砍滥伐和无限地开荒垦地,而是一种有限度的垦休循环制度,是在低人口密度情况下对土地的适度开发利用,是民间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手段,同时,也是

黎族人民在长期与森林相处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相关知识和经验,并将其应用于生产实践的结果,是他们适应热带雨林环境的表现形式。

黎族的原始种植业源于采集活动,采集的食物有野果、野菜、野生植物块根和块茎,以及野生谷类。他们在采集过程中逐渐熟悉和积累了各种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环境、收获季节、食用方法以及保存方式等方面的相关知识,为人工栽培野生植物奠定了基础。如黎族人将多余的野生“薯蕷”〔泛指薯类作物,包括甘薯 *Dioscorea esculenta* (Lour.) Burkill、番薯 *Ipomoea batatas* (Linn.) Lam. 和蒟蒻薯 *Tacca chantrieri* Andre 等,分属于薯蕷科、旋花科和蒟蒻薯科〕块茎埋在地下,使其来年继续生长,从而获得更大的收获。于是,这种方式逐渐演变为“薯蕷”栽种,“薯蕷”也就成为黎族人工种植最早的野生植物种类^[7]。通什水满乡和乐东县的黎族群众至今尚有采食野生薯蕷并酿酒的习惯。

与中原及华南其他地区相比,历史上黎族地区原始农业起步较晚,发展较慢。除交通不便造成的与外界阻隔影响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和生产工具的推广应用外,丰富的植物资源和黎族先民的消费观念是造成该结果的另一重要因素。黎族人只是从森林中获取日常生活所需,采集和渔猎所得的食物见者有份,不进行商品加工和储存。在汉族商人进入黎族地区之前,当地没有大规模的商业性采集活动,且采集和狩猎总是适可而止,注意保护能提供生活物质的各种资源,因此,能保持长期的平衡状态。黎族人对森林植物的依赖性和满足感使黎族地区原始农业生产缺乏内在动力,成为其原始农业发展滞后的一个主要内在因素。

2 传统民居、生活用具和 民间工艺品与植物资源的关系

黎族人民的居住方式经历了洞居、巢居和宅居3个阶段的演变。每种居住方式的改变都意味着黎族人民对森林植物资源认识的提升和利用程度的提高。传统的黎族房屋为高栏式船形屋(“上以自居,下以畜牧”),它不但能避免洪水、内涝及“下湿上热”气候条件下的热毒和瘴疠,还能避免毒蛇猛兽的侵害和攻击。随着黎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各民族

文化交流的增加,同时为了节约建筑材料,避免高栏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高栏船形屋向低栏船形屋和落地船形屋过渡。黎族房屋的设计完全是从适应自然环境及生活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出发,建房所用材料均为植物,用于构建房屋框架的木材有黄牛木 [*Cratogeomys cochinchinense* (Lour.) Bl.]、母生 (*Homalium hainanense* Gagnep.)、苦梓 (*Gmelina hainanensis* Oliv.) 和海南紫荆木 (*Madhuca hainanensis* Chun et How) 等;用于墙壁的竹子主要是沙簕竹 (*Schizostachyum pseudolima* McClure);屋顶用材有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Beauv. var. *major* C. E. Hubb. ex Hubb. et Vaughan.) 和大叶蒲葵 [*Livistona saribus* (Lour.) Merr. ex A. Chev.] 等。这些材料取用方便,且对技术和工具的要求不高,非常适于采集、狩猎和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

黎族人民非常讲究屋外环境的布局,村寨中常有椰子、槟榔和其他高大的阔叶树木。过去有的村寨喜欢在四周种植刺竹 [*Bambusa bambos* (Linn.) Voss], 形成茂密坚固的藩篱,宛如城堡,在险要的地方开一二个寨口,架以小梯出入,有保护村寨不受侵袭和防风的作用^[8]。

黎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具十分简陋,却很有特色,均体现出对植物的巧妙利用。各种编织品在黎族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席子、斗笠、草帽、蓑衣,到各种大小的筐、篓、篮、粮屯、渔具等均以植物材料编织而成,主要有粉单竹 [*Lingnania chungii* (McClure) McClure]、白藤 (*Calamus tetradactylus* Hance)、黄藤 [*Daemonorops margaritae* (Hance) Becc.] 及露兜草 (*Pandanus austrosinensis* T. L. Wu) 等。很多黎族编织品做工精细,造型独特,不但具有实用价值,而且还不失为精美的工艺品。

独木器是黎族最具特色的器具之一,它是由一段完整的木材经过雕、凿、剜、挖、刮等手法制作而成的。独木器在黎族家庭生活和生产中无所不在,有日常生活中用的木凳、木桶、木盆和衣物挂钩等,捣蒜用的白杵,以及饲养家畜用的猪槽、狗槽、牛铃等;农业生产工具有整地用的木铲和木辊;舂米用的大小木皿和木杵,还有渡水用的木舟,丧葬用的木棺等等,都是以独木制作而成^[9]。独木器的制作不仅讲究木料的选择,还注重蛀虫的防治,通常先将采伐回来的木料浸泡于河水中,一年或数年后方可使用,该

方法独特、有效、无污染。独木器造型古朴、装饰自然、简单实用,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是黎族人民生活和生活用具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独木器(如皮鼓、刀筒、神像等)造型独特、图案精巧,体现了黎族人民高超的雕刻技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研究黎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在黎族民间工艺品中,织锦是黎族最优秀的民族艺术表现形式之一,是黎族传统文化的瑰宝。织锦种类繁多,应用广泛。它不仅能作为民间饰品、爱情信物、馈赠礼品及流通商品,而且还是历代皇朝的贡品。黎族织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工艺精美、色彩绚丽、图案古朴,深刻地反映了黎族人民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黎锦之所以久负盛名,除其精湛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民族风格以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南丰富的纤维植物资源。纤维制品大量出现充分说明黎族早在远古时代对纤维植物的认识和利用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们通过对植物的利用为本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体现了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3 药用植物的利用及民族医药的发展

黎族人大都居于山区,生活和劳动在高山峻岭之间,坡陡路险、环境复杂,森林中蛇虫等动物繁多,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常有跌打损伤、外伤出血、(猎)枪伤、烧烫伤和动物咬伤等意外创伤。炎热和潮湿的热带气候和生活习惯也常导致地方性疾病和疑难杂症的发生。为了防治疾病,黎族人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掌握了许多利用草药治疗各种疾病的有效经验和方法。据史料记载,早在远古时期,黎族民间对草药的形态、功效、性味、采集、加工及分类就有了较全面的认识。黎族民间草医认为,草药的性、味及功效源于土、水、火、气四行,土为药物生长之本,水为药物生长之液,火为药物生长之热,气为药物生长运行之动力。水土偏盛,药物味甘;火土偏盛,药味酸;土气偏盛,则药物味涩。在阳光强烈照射的地方生长的草药,其性能燥热;而生长在阴凉地方的草药,则性能寒凉^[10]。黎族药物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周围环境的植物,在五指山地区,民间常用于治疗各种疾病的植物药达 500 多种。药物大

都鲜用,基本上随采随用,但对一些较为稀少或季节性较强的药物则采集后晾干备用。

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黎族人民发现许多植物不仅有营养,而且还有医疗保健之功效,即药食同源植物。通过漫长的生活实践,黎族人积累了许多利用野生植物进行食疗保健的经验,并在民间广为流传和应用。如黄姜做成的黄色米饭具有清热解毒之功效;山兰糯米甜酒具有滋补强身的作用;米酒泡黑芝麻或黑豆具有补血的作用;产妇分娩2 d后,食用番木瓜与米合煮的木瓜饭,连吃3 d就能有足够的乳汁喂养婴儿。黎族人还常用一些具有滋补功效的药用植物,如巴戟(*Morinda officinalis* How)和鸡血藤(*Millettia reticulata* Benth.)等,浸酒或煮水服用,以健体强身,解除疲劳。炎热的夏季,黎族人会采集一些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植物煮水服用,以预防中暑和感冒,常用的这类植物有五月茶(*Antidesma bunius* Spreng.)、葫芦茶[*Tadehagi triquetrum* (Linn.) Ohashi.]、白花蛇舌草(*Hedyotis diffusa* Willd.)、广东金钱草[*Desmodium styracifolium* (Osbeck) Merr.]、地耳草(*Hypericum japonicum* Thunb. ex Murr.)、地胆头(*Elephantopus scaber* Linn.)、鸡骨草(*Abrus cantoniensis* Hance)及小叶海金沙[*Lygodium scandens* (Linn.) Sw.]等。

尽管黎族的民间医药没有形成完整的医学体系,但却经历了千百年的医疗实践,在民间应用广泛。它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下,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具有突出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特点。不论是缺医少药的过去,还是现代医药迅速发展的今天,黎族民间草药对疾病的防治均发挥着重要作用。黎族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一样,是中华民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后,黎族民间医药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黎族地区特有的植物种类和优良的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使科学界对黎族医药有了更广泛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黎族医药经挖掘整理研究,一些民族药物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1]。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包括海南大风子[*Hydnocarpus hainanensis* (Merr.) Sleum.]及海南龙血树(*Dracaena cambodiana* Pierre ex Gagnep.)在内的多种进口药物的国产资源,还找到了海南粗榧(*Cephalotaxus hainanensis* Li)、嘉兰(*Gloriosa superba*

Linn.)和海南地不容(*Stephania hainanensis* H. S. Lo et Y. Tsoong)等特效药和新药资源。根据民族医药开发的草药制剂——青蒿素、胆木浸膏注射液、复方穿心莲和复方马缨丹等医药产品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植物资源的利用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可见,黎族医药与区域性热带药用植物资源的利用、民族地区经济及现代医药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4 对纤维植物的利用及布料制作

黎族在利用纤维植物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早期纺织技术的发展更是令世人赞叹不已。早在唐宋时期,黎族的纺织技术就优于中原。元朝年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纺织家黄道婆来到海南,学到了黎族的纺织工艺,并将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加以改进,传播到内地,推动了中国棉纺织技术的发展^[12]。在印染方面,以植物的叶子和树皮为原料,将其泡在颜料缸中,浸泡数十天左右,提取原料水,加入适量的草木灰水后染色。按色彩需要用不同植物作为染料制成的原材料,可将纱线染成黑、青、蓝、黄、红和橙等颜色。

除了用棉花纺纱织布外,黎族人民还能用树皮纤维制布。其制作方法有2种,即拍打成布和搓线织布。拍打成布是将树皮整片剥下,经过通风晾干、拍打、浸泡和脱水晒干等工序而制成布料,这就是神奇而著名的树皮布。搓线织布是将“树皮”原料放在河里浸泡数月,用竹片将表皮刮除,经过水煮、晾晒后,再将其撕成均匀细丝,最后搓成线,即可用于织布。

海南岛野生纤维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有140多种,可用于纺织的纤维植物约有70种^[13]。黎族人民不仅在生活中了解了各种纤维植物的特点,还能有选择地将其用于不同的目的。黎族传统利用的纤维植物经过现代先进技术的筛选和加工利用,能为工业生产提供更多优质纤维制品原料。如黎族人民用于制作树皮布的主要原料——构树(*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Hérit. ex Vent.)的树皮已被证实是高级纤维原料,可制复写纸、蜡纸和绝缘纸等高级纸张。黎族人民特殊的取材方法和传统加工技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借鉴作用。

5 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 与植物资源的关系

黎族的宗教信仰因受多种宗教文化的影响,未能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宗教体系。黎族信仰具有多样性,相信万物皆有生命和灵魂,普遍盛行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树崇拜是自然崇拜的内容之一,黎族人认为树木有灵性,人死后灵魂回归森林才能得以安定。因此,每个家族都有1块面积大小不等的原始森林作为墓地,同血缘的家族成员死后都埋葬于此,墓地中的植物不得随意砍伐,否则就是对祖先的不敬和神灵的冒犯。村边高大的榕树往往是黎族植物崇拜的具体对象,他们认为大叶榕树(*Ficus altissima* Bl.)是雨仙,村寨中这种榕树越多,表明这一地区的雨水越充沛;而小叶榕树(*Ficus microcarpa* Linn. f.)则是村寨的守护神,能保佑他们人丁兴旺,高产丰收。小叶榕树的死亡,被看作是村里将有德高望重者去世的征兆,即“奥雅”(黎语“头人”)中可能有一位要死去。许多村寨都有关于本村寨大榕树显灵的传说^[14]。因此,严禁砍伐生长在寨前村后的榕树。

森林中枝叶繁茂的大树往往也被视为“神树”,受到人们的崇拜。逢年过节或遇灾受难时,人们都会给“神树”焚香烧纸,祭以酒肉,虔诚施礼,以求神灵庇护。有些黎族人以不同的植物作为其祖先,姓氏中有植物之子的意思。如韦、王两姓人是“木棉的孩子”;符姓人是“刺竹的孩子”;高姓人是“番薯的孩子”;朱姓人是“芭蕉的孩子”^[15]。

黎族人民对植物的崇拜源于他们对植物的认识和对自然现象的理解,他们认为植物不仅具有生命和灵魂,而且是他们衣、食、住、行全部生活资料的物质来源。植物在黎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他们的健康及生命息息相关。

黎族民间信仰和习俗在调节社会关系、保护生态平衡等方面都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严禁砍伐村寨中树木的禁忌和保护墓地及其他森林植物的习俗在黎族社会中被普遍认可和自觉遵守,从而形成一种爱护植物的良好风尚。共同的理念和观点使他们在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时能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的黎族人民

正是凭借这些原始的传统文化,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错综复杂的热带雨林中顽强地生存下来。

6 结 语

热带雨林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巨大资源宝库,黎族人民不仅从中获取所需的生活物质,而且在对植物的认识、利用和森林环境的适应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在与森林植物朝夕相伴的漫长岁月中,黎族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尽管黎族的传统知识和经验受到其自身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对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却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不少利用植物方面的传统知识和经验对当今植物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仍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张 璐, 苏志尧, 倪根金. 民族植物学的应用研究溯源[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4(3): 35-39.
- [2] 裴盛基. 民族植物学: 学科发展动态和展望[J]. 云南植物研究, 2003, 25(增刊 XV): 1-10.
- [3] 中南民族学院《海南黎族社会调查》编写组. 海南黎族社会调查[M].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2.
- [4] 陈汇林, 吴翠玲. 海南岛气候资源及其利用[J]. 琼州大学学报, 2003, 10(2): 83-85.
- [5] 李意德. 海南岛热带森林的变迁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对策[J]. 林业科学研究, 1995, 8(4): 455-461.
- [6] 符国瓊. 海南岛热带雨林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对策[J]. 热带林业, 2004, 32(1): 5-6.
- [7] 颜家安. 海南岛原始农业起源的几个问题[J]. 古今农业, 2005, 19(3): 33-42.
- [8] 王辉山. 海南黎族传统民居文化[J]. 今日民族, 2002, 2(1): 28-31.
- [9] 姚丽娟. 黎族独特的民间手工艺艺术[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1(6): 98-105.
- [10] 王学萍. 中国黎族[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 [11] 钟 义. 海南南岛药用植物资源的研究[J].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5, 7(增刊): 9-16.
- [12] 杨先保. 从黄道婆看海南“熟黎”对宋元明棉纺织业的贡献[J]. 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 16(1): 31-37.
- [13] 赖齐贤, 丁慎言. 海南岛野生纤维植物资源考察报告[J]. 热带作物研究, 1991, 12(2): 35-41.
- [14] 施云南. 黎族苗族民间信仰习俗文化浅析[J]. 琼州大学学报, 2003, 10(3): 58-62.
- [15] 范会俊. 海南黎族历史上的原始文化遗迹[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6, 23(6): 58-62.